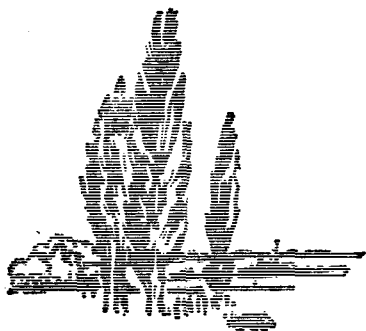


江畔朝陽

郑加真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江 畔 朝 阳

郑 加 真 著

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

江 畔 朝 阳

郑加真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2 字数 470,000

1972年5月第1版 1972年11月第4次印刷

印数 900,001—1,100,000

书号: 10·2·167 定价: (普) 1.13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国营农场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长篇小说。

一九六三年夏天，地处黑龙江畔的国营江畔农场朝阳生产队，在战胜前几年自然灾害的基础上，夺得了小麦丰产年景。围绕着麦收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。朝阳生产队党支部在农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，抓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，用革命化统帅机械化，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一小撮地主、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，进行了迎头痛击。这场斗争涉及到政治、思想、经济、文化和家庭生活等各个领域，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、复杂性，最后终于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，地主、资产阶级分子的阴谋破产，使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敌人的孤立并不等于我们的彻底胜利，还有许多新的战斗在后头，需要在以后进一步揭示，但第一部到这里结束了。

作品富有生活气息，以强烈的革命激情，刻划了陈华、于岗等党的干部的英雄形象。

毛主席语录

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。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，还存在着阶级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。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。要提高警惕。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。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，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就会走向反面，就会变质，就会出现复辟。我们从现在起，必须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，使我们对这个问题，有比较清醒的认识，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。

引 子

冰天雪地，寒风凛冽。黑龙江早已封冻，象一条被驯服的长龙，纹丝不动，卧爬在白茫茫的雪原里。四周寂静，没有一丁点儿声响。只有那沿岸的杂树林里，偶尔发出严寒中树枝折裂的声音，抖落下一树霜花。

寂静中，白雪皑皑的地平线上，忽地传来了锣鼓声响，接着雪尘飞扬，出现了一队人马。这支队伍正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，朝着一条河岔——雁蛋河走去。按照“北大荒”早年的风俗，眼下正是冬闲蹲热炕的三九天，可就在这呵气成霜、滴水成冰的季节，这队人马朝着寂静的雪原冰河开过来了。他们扛着锹镐，抬着土筐，拉着爬犁，赶着胶皮轱辘大车，热气腾腾地朝前走着。队伍前面，一杆红旗在寒风中哗啦啦作响，上书斗大的八个闪光的字：

“奋发图强，自力更生！”

红旗下，打头的是一个身穿棉军服的人。这身军服有年头了，肩头、襟下、胳膊肘上，补丁落补丁，干干净净，简朴大方。那人三十多岁，宽额头，高鼻梁，两眼炯炯有神，一双挑着霜花的剑眉在轻微地颤动着。他步子稳健，一边走，一边深情地扫视着眼前那甩手无边的雪原。他把队伍带到了雁蛋河岸，立刻扛着十字镐，径直朝一个事先测量好了的楔进冻土层的木橛子走去。他站住了，眯着眼，端详一阵，呼地脱下棉衣，

伸出一双长满茧子的手，岔开虎步，紧攥镐把，举镐过顶，使上全身的劲儿，朝冻土刨将下去。

队伍自动地立停了，掩锣息鼓，激动地瞅着。

只听得那人“嗨！嗨！”地使着猛劲儿，镐尖扣得地面“咚！咚！”直响。一下，一下，又一下！镐尖都扣在一个点儿上，冻土屑四下飞溅，越刨越深。又一下！那镐尖猛插下去，冻土层忽地裂开一道缝。那人猫下腰，用肩顶着镐把，使劲一撬，偌大的冻土块象大黑石崩裂开来。

就在那人抡镐刨土的当儿，从队伍里走出一个高个子，他浓眉一跳一跳，两只大手捏得格格响，走到跟前。他见那人刨下了冻土块，就挥动胳膊，大着嗓门，朝队伍喊：

“同志们，就这么着！这一冬，咱们准能牵住雁蛋河的鼻子，卡住老天爷的脖子！”

话音刚落，整个队伍一声吼：

“向冻土开战！”

锣鼓重新擂响，人群一线儿散开，沿着河岸破土动工。霎时间，锹镐挥舞，土块飞溅，抬土的，垒堤的，拉爬犁的，人来车往，把这茫茫雪原闹腾得雪飞土扬！

这是一九六二年元月。这个地处黑龙江上游的国营江畔农场朝阳生产队，已连续遭到两年涝灾：每当麦收季节，大雨就没头没脑地下，天象捅漏了一般，到处是水、水、水！雁蛋河也泛滥起来。全队上万亩庄稼裹在泥里，泡在水里。就是长在高冈地的，也被大水围得个密不透风。镰刀割麦，会把麦子连根带起。机车一下地就陷车。当时有个顺口溜，叫：“抬头见天漏，河水哗哗流，麦子只露穗，鞋子漂了走。”为了战胜这涝灾，全队职工和干部不知想了多少办法，出了多大劲儿，给

机车穿上了“木鞋”，人割船运，龙口夺粮，总算站住了脚跟。入冬，大伙下了决心，要治水，修水闸，把河堤加高加宽，拦住汹涌泛滥的河水，再在田间修挖起排水干渠，做到旱涝保收。就这样，他们变冬闲为冬忙，全体出动，奔雁蛋河治水来了。

那宽额剑眉、抡镐刨土的是这个队的政治指导员，名叫陈华。那浓眉高个子的是生产队长，名叫张全保。两人在家安排妥了副业、制造粒肥、检修机车和改革农机具，就带领大批人马来到这里。这会儿，他俩抡着镐头，干得正猛！

张全保吭哧吭哧地下镐，说道：

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！看这家伙今年还逞能不？”

陈华没有立即回答，镐头又插进冻土层，肩顶镐把，使着韧劲，嘴里直喷热气，半晌说道：“说不定哩！”

“啥？说不定？”张全保停下镐，扭头瞅着伙伴。

陈华紧锁双眉，继续使着劲儿撬土。那裂缝的冻土块象生了根，怎么也撬不下来。他直起身，端详了一阵，细心地取出夹在缝隙里的镐，又举镐过顶，朝着冻土块的另一处刨去。只听得“咚！咚！咚！”声响。镐尖扣得大地发颤，震得虎口发麻。他一个劲儿地刨着，不偏不倚，镐尖猛扣一个点儿。偌大的冻土块渐渐松动，终于“哗啦”一声崩裂开来。

“啥？说不定？”张全保仍在一旁问道。

“你把咱们的对手看死了！”陈华直起身来，舒展双眉，咧嘴笑笑。接着，他正要伸手去抱冻土块，被张全保挡住了。

“我来，你歇歇。”张全保两只粗胳膊合抱着这块足足有百十来斤重的冻土块，挺腰抬腿，一口气上了堤岸。一边走，一边朝人群喊道：“同志们，瞅瞅！”

工地上的人群欢腾起来。

有人嚷道：“哎呀呀！队长，你私心太重，你想一个人包干还是咋的？”

张全保逗挑地问：“你有意见？”

“有意见！”

“有意见向指导员提去！”张全保嘿嘿地笑了，朝大伙眨眨眼，放低嗓门说：“这就是指导员刨的！”

一辆大车正打堤岸上过来，车上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老职工，他靠着沉甸甸的麻袋，手握钢钎，见这情景，说道：

“噢嗨！都是属蚯蚓的，见土就争！争就争个输赢，可别忘了我老孙！”

张全保见了，扬起浓眉说道：

“原来还有一个逞能的！孙广泰，啥时放你的‘原子弹’？”

那名叫孙广泰的老职工说：“冒烟就得！”

“老孙，装炮时掌握炸药用量，可不兴放瞎炮！”

“队长，你放心吧。不放炸药，就凭这两年来憋在肚里的一股子气，这炮也准能点响！”

这话立即引起了工地上人们的大声哄笑。

人们的劲头足极了。小伙子们早脱掉了棉衣，甩掉了棉帽，光着汗气腾腾的脑瓜，挥舞镐锹，又刨又铲。姑娘们的发辫已挂满了白花花的霜，她们抬着土筐，挑着土篮，一列列一行行，在堤岸上下颠起了小跑，还互相逗笑地问：谁象“白毛女”？……白雪皑皑的河岸上，顿时出现了一长溜冻土垒成的堤墙。

陈华眯着眼，望着热气腾腾的工地和人群，望着逐渐伸长、加宽、增高了的堤岸，内心立刻注入了一股暖流，挺了挺胸脯，紧攥镐把，又使劲地向冻土层刨去！

“嗨！嗨！嗨！”他喷着热气，一镐比一镐猛！

“咚！咚！咚！”镐尖扣着大地，在寒风中发出阵阵回响！

就在这时，远处忽地驶来了一辆吉普车。它从覆盖着雪被的田埂上颠簸着开过来，驶到堤岸边，“嗤”地一声停住了。从车里跳下两个人来。一个是农场新来的副场长，名叫戴联。另一个是农场机务科长王罗文。

“好嘛，好嘛，真是名不虚传！”新来的副场长站在小车边望着沸腾的工地说，“难怪于岗书记临去北京开会时要我先来这个队看看，有道理！”

机务科长正在一旁搓着冻木了的手，见新场长的好兴致，立即停止搓手，抬了抬鼻梁上的眼镜架，接嘴道：

“这个队是全场拔尖的。去年灾情最重，唔，最重，可也挺过来了，硬是挺过来了呀。”

“天灾不怕，人祸……也不怕，就怕伤了元气。看来这个队有干劲，可以说元气没有大伤，王科长，咱们当领导的要爱护、要引导呵！”说罢，戴联就朝工地走去了。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王罗文紧紧尾随着，眼镜片连连闪光。

“唔，这个队的干部有点头脑。”戴联边走边说，“国营农场是搞大面积机械化生产的，不治水，有机车也白搭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去年他们还组织了水上麦收船队，硬是坐船去收割的呵。”

“哪块地？是不是靠东北那块？”戴联停下步子，手指着前方那雪原尽头，眯缝着眼，“是嘛是嘛，我看那块地就是洼。有多少垧？嗨，五十来垧！……瞧！有孢子！一头，二头……不！一大帮！嗨嗨！”

这时，陈华和张全保来到戴联跟前。王罗文给双方作了

介绍。

“咱俩见过面，你还记得吗？”戴联乐呵呵地向陈华伸出手来，“哪一年？记得也是冬天！”

陈华热情地握过手，说：“一九五八年，在省里开农业工作会议那阵。”

“对对对，好记性。”戴联端详着这个指导员，接着说，“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眼就是三年。这几年变化可真大呵。你的模样还没变，只是消瘦了。我可显老了。唔，整个国家也经历了一场考验呵。于岗同志到北京开会去了，估计会有新的精神带回来。据我从有关方面得到的消息，党中央正在总结这几年的工作。是呀，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。这几年，我们正经历了半个‘马鞍形’。用当地老乡的话来说，就是凉锅贴饼子——出溜到底了。现在的任务，就是把锅烧热，把出溜到锅底的饼子再贴到锅上来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们队正在抓这方面的工作……”

王罗文朝陈华、张全保说：“戴副场长一下车就夸你们了。”

戴联的手微微一抬，这是他的习惯，不希望别人在他说话时插嘴，他认为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经过斟酌的，有分寸的，再加重或减轻哪句话的分量就没有必要，而且会失去他的原意。他张开两手，一手搭着陈华的肩，一手搭着张全保的肩，亲热地说：

“走，老陈，老张，带我看看你们队的干劲，看看你们的职工。”

一边走，他又谈了很多。他问雁蛋河去年涨水情况、全队的平均亩产量，谈到大跃进时的高产田；问这条堤岸准备修多

长，机车检修得怎样，谈到他调离县委来农场前正在抓群众性的生产自救；他还谈到了眼下很需要鼓励把远处的荒土包给户，自由市场还是要搞，要大抓收入，恢复元气，安定民心……他还提出来一个新问题，就是拿国营农场跟人民公社做个比较，有特殊性，优越性中包含着一定的局限性。

“你看，”戴联把手从陈华肩上抽回来，指着刚才发现孢子的那块地，“刚才那里跑过一大帮孢子，至少有二十来只。要是在公社，它们就不得安生哩。当时我就想，兴许这帮孢子就是打公社那边流窜来的吧？唔？哈哈。”

“戴副场长真爱开玩笑。”张全保笑道，“我敢打赌，这帮孢子是咱们圈内的。老陈和我对它们早就眼馋了，就是没逮着它们。今早我还跟打猎组布置了呢！”

“是这样吗？老陈？”戴联侧脸问。

陈华一直在细听着新来副场长的谈论，在眼前抗涝救灾、生产自救的关键时刻，他急需上级的指点，进而改进朝阳队的工作。特别是戴联从县委调来的，能带来人民公社的好经验。他认真地听着，一双深邃的眼睛，总是闪着探求的锐光，显得机智、沉着和复员军人特有的毅力。他听到了戴联对这个队的肯定，也感到戴联还有话要说，他正要听下去，特别是戴联提到所谓“安定民心”的说法，提到农场的局限性，忽而转到孢子上来，他想弄清楚这中间的关系，听个究竟。此刻，听戴联问他，就中断了思索，答道：

“咱们队这个圈子里，就数孢子多。老张和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时间，还各自搭上了一双棉胶鞋，才摸清了孢子的来踪去迹。总共有五帮，眼下打猎组打住了四帮，还剩一帮。刚才你见到的兴许就是这一帮，加上原来打散了的，有四十来头！”

话音刚落，东北方向传来了“呼！呼！”几声枪响。

“打上了！”张全保停步嚷道。

戴联把手从张全保肩上抽回来，望了望枪响的方向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好嘛好嘛！”

在工地上，戴联依然乐呵呵的，有说有笑，他当面夸奖小伙和姑娘们的干劲，问一天一人能干多少土方，又问吃得咋样，是不是睡的火炕，间或开几句玩笑，或又转脸问陈华，去年是否亏损，等等。转了一圈，戴联打算走了。陈华和张全保希望他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和漏洞。

“没啥了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”戴联站在小车边上轻轻地跺着冻木了的脚，“你们队的干劲很足，群众齐心抗涝救灾的行动是应当表扬的，大伙治水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我看你们队很有基础，这在灾年中间是难能可贵的。唔，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，要很好地加以爱护和引导，特别是咱们当干部的，要带好路，当好主心骨。”

张全保问：“哪些方面？”

戴联好象没有听到这个队长的问话，继续说道：

“我初来乍到，过去搞的是农村工作，对农场一套完全是外行，这里，得多多向你们学习，还有老王！你们都是办机械化农场的专家！今后工作当中，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合作。好吧。再见。”

他伸出手来。在和陈华握手时，他说：

“老陈，多咱来场部上我家来坐坐。我家离于岗同志家不远，往西数第三幢就是。原来我担心在这个农场找不到一个熟人，想不到遇到了你。哈哈！”

小吉普在积雪的田垅上颠簸着开走了。

陈华闪动着眼睛，瞅着渐渐驶远了的小车。

张全保猛地拍了一下陈华的肩，说：

“伙计，还寻思啥？赶快干咱们的吧！”

陈华转过身，同张全保并肩走着，半晌，说道：

“老张，我看戴副场长对咱们以治水为主的抗涝救灾方案，兴许有保留看法。”

“瞧你说的，有保留他还能表扬咱们吗？”

“他不是提到‘不要挫伤’，‘要带好路’……”

“当然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！当然要带好路！当干部的带错一步，就领错一帮呵！”

过了两天。陈华和张全保在水利工地上跟大伙正干得起劲。通信员匆匆走来，通知说农场正召开紧急电话会议，要队干部全体参加，就差朝阳队干部了。

陈华和张全保赶回队部办公室，电话会刚开始。

陈华拿着话筒听着，张全保坐在一旁瞅着伙伴的脸。

电话里传来戴联的嗓音，慢条斯理，带着风趣：

“好多干部我还不认识，今天就在电话上见一次面，说几句话。这也是一种‘劳逸结合’。劳，就是有紧急事，要大家马上动手干；逸，就是不让大家老远来回跑场部了，守着电话机，就知道啥精神了。于岗同志临走时要我好好抓一抓。这两天，摸了摸情况，熟悉熟悉人事，跑了几个队。很受教育，很受启发哪！”

接着，他就谈了当前农场的形势，谈到了他的“半个马鞍形”和“凉锅贴饼”；谈到了这两年来的天灾和人祸，而人祸是主要的；谈到了有关生产自救的精神，就是要利用当前冬季的

黄金季节，大抓副业，大抓收入，扭转亏损，恢复元气，……这里，他特地表扬了一下朝阳队，说这个队没有因为两年来的挫折而灰心丧气，正在“重新烧锅，重烙饼子”，提出“以副补歉”的好方法，这是完全符合上级精神和实际情况的。

“同志们，”戴联的语调变得庄重起来，“现在正是转好弯子的关键时刻，农场领导研究决定，要立即掀起一个以副补歉、大抓收入、打好基础的高潮，要求队干部积极行动起来，把全队劳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投入到副业中去。这里有很多门路，编筐烧酒、打猎逮鱼、割草伐木、烧炭制砖……同时，要允许家家户户搞小开荒，进行个体补充，搞好生活，安定民心……总之，当干部的要带好路，当好主心骨，既不要灰心丧气，也不要瞎指挥，不要撒胡椒面，不要再搞那些继续开支、当年不能收益的劳民伤财的事儿……”

陈华一开始就静心地听着，认真地记着。这是他的习惯，无论是会议的精神、上级的指示、群众的建议和批评，他是一丝不苟地记下来，从中吸取营养。渐渐地，他那只拿笔的手有些微抖了，他的脸色变了，心里翻腾得厉害。戴联的话，就象去年雁蛋河泛滥的水冲击着堤岸，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地冲击着他的心。虽然，这个新来的副场长还谈到一些其它的话，也表扬了朝阳队，但是，他从戴联的讲话中隐隐听出了背后的一句，这就是：

“朝阳队的治水大军要下马，把劳力压上副业去！”

张全保在一旁看出了陈华脸色有异样，他文化低，看不懂陈华的记录，就坐到伙伴的身边，凑过脑瓜贴在话筒边，听了一阵，着急地问道：

“什么？什么？老陈！他说什么百分之八十以上？”

陈华没有立即回答，继续听着电话，只是放下了笔，用手按着伙伴的肩，当电话会议结束，他就放下话筒，说道：

“老张，那天的谜，今天解开了。”

接着，他把戴联的讲话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。

屋里静悄悄，两人相互对视，仿佛在探索着这件事的后果。

张全保竖起浓眉，出着粗气，一手扯过电话机，“呼噜噜”地使劲摇着拐把。他要亲自找新来的副场长谈话哩。

陈华拦住了伙伴，说：

“慢慢，咱们研究好了再打电话也不迟。”

张全保听了，点点头，缩回了手，半晌，一扬浓眉说：

“差点冒失了。兴许咱们队例外！”

“例外？！”陈华似问似答，接着重重地摇摇头。

“那天戴联亲自来看过，还表扬了咱们队，今天电话会上他又表扬了咱们队！”

“不会例外！”

“于岗书记同意咱们这样做。戴联来了，就不提他的什么‘表扬’，至少没有批评咱们吧？唔？这电话会上，他又没有指名道姓地要咱们队的水利下马。这就成了。咱们不找他，继续干咱们的。”

“不成！老张！这不是孩子娃藏猫猫，这是工作，不能昧着，要弄清！”

“哪咋办？”

“找他。”

“找他？”张全保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“不找倒也罢了，一找准出是非，他硬要咱们水利下马，你咋办？”

“跟他摆道理。”陈华两眼闪着坚定自信的目光。

“咱们能摆过他？他是上级。”

“嗬嗬，”陈华说，“照你这么说，咱们摆不过他？”

“摆不过他！”

“那好。你赶快上工地，把戴副场长的意见告诉大伙，把水利大军撤回来，都上东北那块地里去逮狍子去！家家户户搞小开荒！”

“休想！”张全保呼地站起，吼了起来，“水利大军一个也不能撤，狍子也一个跑不了。党中央早就指出过，水利是农业的命根子！可没有提到过什么狍子！说到小开荒，我不要，坚决不要。要是发动家家户户搞小开荒，在国营农场搞‘单干风’，谁搞水利？谁抓副业？谁制粒肥？谁检修机车？干脆把拖拉机拆成零件分了算啦！这是什么抗涝救灾？这是投降，这是倒退、走邪道！”

陈华听罢，眯着眼笑了，说：

“瞧你，这道理不是摆得挺好吗？”

张全保一楞，摸着宽下巴，重新坐下来，半晌，冒了一句：

“你去吧。明天一早就上场部。家里的事，由我担着。”

陈华这才点点头，深沉地说：

“老张，就这样定下来。不管能不能说服新来的副场长，咱们就得主动去找他。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，这也不光是咱们队的事，而是关系到革命事业，关系到走什么路的大问题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遇到这样的事，含糊不得，要主动上，而不是退，更不是躲！”

张全保听了，内心一震，端详着伙伴的脸，良久良久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天气干冷干冷。